嘯亭續錄

嘯亭續錄卷三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録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謝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潅沈一貫畢自嚴與陳

新甲同傳未免鷺梟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國脉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齷齪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跡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膚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膚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曉屏相公

鄒曉屏叅政炳泰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化度碑宋搨本

至質衾裯以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贋物滿架閣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游至冢宰與胡合菴國理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見謫余是日遇公於九松山古寺中公歷言胡變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為當以去就爭之不可使　朝廷之法自我壞也余欽服其言以為有古大臣風　上亦重其品望誕日　賜内府梨園部曲以榮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屬嘗於政事堂謂銓部選君曰汝部中皆責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激怒闔部司員皆欲挂冠去賴同事者勸諭乃止故僚屬嗟怨不以實告兼京兆數載致延林清之變而公

尚不知也是日踉蹌入朝履聲橐橐然向人語曰事出倉皇我亦無法措置昏然坐軍機處階上默無一語衆皆笑之卒以是免官歸時橐無貲裝至賣書畫以行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頗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為之實無足取也公善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邱遺趣實近日公卿輩所罕能也

和相見縣令

右安門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權盛凡入都謁選爭以謁見為榮有山東歷城令某入都求見和一面以誇耀於同寅以三千金賄其

閽者於和相歸邸時長跽門前自呈手版和相於輿中呵曰縣令是何蟲豸亦來叩見耶時傳以為笑柄

質莊王義犬

質莊王嘗畜小犬名蘋婆頗馴順解識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斃亦一異也

伊總憲

近日宗室中洊列卿貳者多不稱其職任如祿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較著者繼起為伊總憲沖阿為豫良王猶子以資深致大員初無所表見於世甲戌秋任總憲甫數十日忽奏檢拾無名揭帖有

滑縣民某首告京師有林清逆黨欲於　萬壽節起事闌入神
武門之語舉朝駭然至期閒無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馬彰阿告余
曰吾儕家長稱觥之期其子弟僕長尚預戒同事勿以不祥事見
知今　萬壽令節伊公以惑亂人語入告何其外也余首肯其言
又聞中城副指揮史作霖夢蛟言前期伊公已至公署閣中並無
應奏事件若預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隱僻甫為
總憲何以訐者即詳其居址官職殊堪駭惑或云伊素好左道嘗
引扶鸞邪術之人寓其宅中其跡隱秘莫可詳也以是見謫烏里
雅蘇台將軍人心大快未逾年復以援授理藩院尚書初不愜公

論也

胡桂畫

內府伶官胡桂善繪事仿董北苑黃隺山樵諸家酷肖嘗作長安雪霽圖見純皇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亦善繪事通書翰拜法時帆祭酒為師客質邸以文墨自娛嘗作小詩清雋可喜較之帆實入室弟子也

關槐

關司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貲為中書夤緣成進士初未嘗能文翰也拜傅額駙隆安為師自相誇耀人爭鄙之亦自以為能繪事

凡歲時貢畫數百幅以供　內庭糊壁復餽遺諸內侍故其值房中槐畫為多時中書盛公　敦崇亦善繪事故人謂之曰閑花盛樹歲朝胡盖三人所長也晚年跛足尚復戀棧嘗同余　名見乾清宮槐覺躉上階成司馬書謂余曰吾若有其家貲早罷官歸去尚復阻後進之路何為也槐乃以貧窶自居冬日服單襟衣室不舉火謝薌泉侍御往拜之延之坐土銼上窗不糊紙寒威凜然謝笑曰余雖年邁然不以此殘軀陪君為凍餒鬼也而槐初不怍然但謝貧之而已

圖文襄公厚德

圖文襄公平察哈爾川陝戰功余已詳載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為公曾孫女公掌刑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牀以免獄卒凌虐又燬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縧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翕然頌德至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勗諸今余以虐刑治強暴致罹刑網靜思罪愆真有愧先外祖母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乏至冬月着單衫觳觫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為曹劍亭所彈

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姻眷有萼山楚濱之風其母甚賢慧及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舊日景況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以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王西莊之貪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摟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摟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誶楚謎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

百年後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貪陋也

鐵冶亭尚書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為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歷任督撫以傲戾稱考核下屬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優劣又袒庇科目頗蹈明人惡習乃因王仲漢之獄謫贬西域 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時濫觴人命致遣戍吉林頗詫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後聞人言當癸酉秋林清之變時公獨 召對盡述閹宦不軌之謀又發十七日夜之

事見前卷故　上從其言捜捕逆黨頗急太監楊進忠造刀逆謀又
為其門生御史陸泌曹恩繹所劾發致閹宦恨之切齒造諸蜚語
上聞適遇西域之咎重遭重譴公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
頗為繁富任齊撫時進呈　上御製序以寵之　賜名曰熙朝雅
頌集頒行天下

玉閬峯侍郎

治亭弟閬峯司馬玉保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
純皇帝時惡八旗詞林學問弇陋特　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衆
以軼轍郊祁比之公學淹博嘗讀武經諸書自以為知兵臺灣之

役傅文襄王海超勇公臏上賞公以藍鹿洲平臺紀畧示余曰昔
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蔭一輕車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
其功不及藍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時公欲請纓自薦為人尼止
上知其才欲推為晋撫有公鄰某公先以背賄和相因薦其資格
較玉某為深　上從和言故公有詩曰春風先已入鄰家之句其
家復遭姊道不職終日勃谿因鬱鬱成疾寄居治亭園庭以没人
爭惜之

蔣元亭侍郎

蔣元亭侍郎予蒲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時人榮之公

好講辟穀術朱文正公引為入室弟子又以釋迦柱下之道異致同功故合釋道二學著書立說時人頗以為恬靜然躁進取急於名利凡要津當道無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厭棄如敝屣嘗與其徒某於秘室談道有聆之者，皆容成御女之術及奔競要津秘獻耳畢子筠孝廉深惡之曰元亭之倡邪說與川楚教匪何異況假元漠之言以為終南捷徑何其外也余以畢子為知言後卒以師事僧人王樹勳為石御史承藻所劾罷鬱鬱歸去久之乃死

熊鉛山司寇

熊鉛山司寇枚江西人少中戊子解元屢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其

多撒撖之年六十餘始登九列壬戌科主會試總裁於闈中擬墨文于荒疎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為猖獗于傳為笑柄紀曉嵐批其文曰中有一團渾撲之氣亦識其不中軌也公以江西名雋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謬至此也

陸大司馬

陸司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成任垂三十年　純皇帝名見憐其衰老數年中立擢大司馬嘗問之曰卿年邁暮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公對曰臣任司成時日課國學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殊不以為苦也　上笑頷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衆為王者所必誅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蘇彭氏素設文昌神乩壇南畇先生以孝友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紹觀紹升紹咸其孫希鄭希洛希曾其曾孫蘊輝皆成進士今司寇公希濂復登九列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豈真獲梓潼之佑耶抑別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桂星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為淶水

方氏主計臣出入百萬計無遺筴方氏賴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何南士風多弇鄙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詁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歛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弇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若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慷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吾既以身許 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疏洞剴兵食語多裨益 上採行之故滑縣之成功較速公之策居多公為余之畏友丁卯冬余即既遭回籍公每勸宜急修葺以存 國體

至丙夜修書洋洋數千語以責之又余挾優過其寓公拒不納其嚴厲也若此

陶珏卿

余素狎優伶屢為吳春麓侍御鮑雙五司空所斥心甚慚恧若輩迎歡賣笑雖其常態然亦有深知大義者如陶珏卿名雙喜江都人貌雖齊李蔡然性多伉俠才敏捷頗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纏頭任母蕩費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放言妄論伊必阻止曰此招禍之媒也卒應其言伊於奉母外其所蓄貲財多周濟貧窘曰同為世人何忍見其流離也後余以暴戾致愆乃株連及珏卿入獄

數旬日夜長號思聞者哀之因以廢死亦若輩中之翹楚也

慶丹年相公語

丹年相公三世調梅古今罕覩性和平居樞府四十年初無過失舉趾不離寸跬人比之王岐公憶其初 賜變服花甎時緩步出神武門風度安翔衆譽之曰世罕見此和平風度所以載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亂公年垂八十抱疾於邸踉蹌坐肩輿入內昏然坐 順貞門階下終日無所指揮人有告其變者尚從容曰此語自何所聞若輩安敢如此橫逆人爭笑之卒以是致仕歸逾二年薨於邸謚文恪

姚姬傳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携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遒勁簡鍊類歸震川而雅澹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 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楊升庵詩

嘗讀楊升庵集海佑引之海佑帆乘鯨浪飛綃宮夜取萬珠璣翻

身驚起蛟龍睡血汚青泠竟不歸偃月堂空罷舞麼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乃識夏文愍之詞蓋桂洲居相位時亦有貪婪佁傲原非賢佐不過爲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河套劇居然黃髮老臣可與葛氏姚宋並列者亦未免過褒也

傅文襄王夫人

傅文襄王夫人姓阿顏覺羅氏總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襄王廿餘年封疆案牘嘗爲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　純皇帝欲其來朝以貰其罪而阮畏　天朝法不敢親至

文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平不親至何以歸報

君命因呼使臣吳俊入署隔簾與之商榷久之曰吾儕雖裙釵輩敢以此頭保光平不死務須招其至粵以彰　君德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說光平以夫人辭告之光平始入覲　純皇帝大悅頒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以嚴厲稱閨門整肅人爭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嘗育奴子英魁為納蘭氏之舊僕言明太傅珠於康熙中既為郭華野所劾曰勳名既不獲樹立長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廣置田

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按口糧以銀米冬季賜以綿布諸物使其家給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可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家主者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公 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攖於法網乃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權奸保家其才故有過人者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也

蔡葛山相公

蔡文端公 新 文恪公世遠姪也文恪為 純皇帝藩邸舊學故

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慤理學傳世為安溪正脉故雖以過故失歷
遭　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為上書房總師傅三十餘年諸
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里諸　皇子賦詩送行時人
比之疏傅庚戌秋入京祝　嘏　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慎
勿使蔡新見之恐其詠章即至也其為　上所重至此余幼聞先
恭王言嘗自滎陽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生止之公曰某非為
王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茍如
此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寶昇平人瑞也

王鴻緒

王尚書鴻緒之左袒廉王余已詳載矣見前卷近讀其明史稿於永樂篡逆及姚廣孝茹瑺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摘無完膚狀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之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狹隘

涑水紀聞載宋臣楊礪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帝因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按朱文正公薨時　上親往弔門不容　御輿入　上步至其靈前哭之甚哀古今　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褊急嘗為質恪郡王所箴曰兄之衆叛親離時始信弟言之不謬也余嘗以為過激之談今終以暴戾致愆深悔不從其語然古以郭汾陽盛德卒因暴怒杖死判官張譚陳執中為宋相以無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兒年方十二累行笞撻窮冬褫縛絕其飯食擧因至死為趙清獻所劾漢相魏相以撻斃婢子故為趙廣漢所究治皆屢見諸史冊諸公皆當世名卿賢相其過失如此之甚終未以此罷斥何況懲治强暴法　苛刻究未致斃乃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恥也

古史筆多緣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節隆重指不勝屈近時人材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諸史冊語故視古今異宜不知　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　先朝無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談理學岳少保起蔣勵堂攸銛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鋒敏捷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謙讓額經略德將軍之戰功克提揚軍門遇春之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昌之死事汪

瑟菴廷珍吳以尊爲鮑燮五桂星之文學擬之前代人才有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名臣也余睹其言近讀王文正筆記丁寉相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吳談耳言雖出於奸邪未必無因而發也

報應之爽

宋時章惇少時私人之妾爲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嫗歸爲歸所訟賄銅乃免其後爲政苛虐卒有嶺南之行近有某相公少時貌甚美麗嘗奸於大姓宅其僕憤極欲刺殺之幸悞中帽乃免其後高朗令終爲一代之賢臣吁亦異矣

盜賊之詭

聞見錄載柏侍黃巢不死時漸之誅乃自髡為僧張全義見於洛南禪寺號雪竇禪師有自題小照詩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　紀曉嵐灤陽續錄亦辨　闖不死阜城乃緞縊貌似者以代之袁簡齋又言李闖不九宮山為某寺和尚曾有見其遺像者云余按黃巢闖賊罪惡通雖臨誅之未盡人快奈何轉為隱諱務以考終歸之未審執筆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時有僧人贈王劍襓書闖字犁亦以為李逆不死余以必係賊人遺物為愚蠢僧人所獲獻之

以邀厚賚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為出亡又唐王被擒後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之語乃遺民未忘故主之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節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為鐵漢其後内任金吾外掌軍旅皆以剛正見稱故劉文正公力挽為相及居首揆鋒芒日斂殊蹈模稜之習王倫之役復稱卓威多殺無辜又疏言禁民間私蓄火器為言官所糾比以秦星銷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報撫者以致賊人蔓延日熾反不如公之除莠務盡之

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無自明中葉始入中國賴　本朝化治昇平故猶未盡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際使有是器以烈燄攻城邑吾民鮮　遺吳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將軍先兆

年大將軍賜第在宣武門內右臨其額書邦家之先及年驕汰日甚有識之士過其第哂曰可改書敗家之先蓋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時年遂僨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　講帷時以羽翼　今上故　某貴臣後其與人毆

傷官兵某責臣因嗾護軍統領某堂劾之以洩前憤頻　上優待

公惟治其與人然謂侍臣曰師傅所當優禮非至其與人務須以

法治也後未逾時貴臣即獲罪侘傺以終統領家以中冓之私殺

傷其子統領亦以他事劾免蔣孝廉笑謂余曰朱相公果能驅使

黃中力士陰殪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相公真有其術以伊素自

品行亦必不為其天報之不爽耳蔣以余言為然

夜談隨錄

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惟之事效聊齋

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為友比云與若輩

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柟之事直為悖逆之詞指
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非亦僥倖之至矣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鎮伊犁又復三載丙子秋始歸朝任 御前
大臣以直鯁稱丁丑夏畿輔亢旱 上下 求言公上疏諫阻
東巡 上以其故違 祖制應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
謫為察哈爾都統其疏云臣某跪奏為恭讀 硃筆 諭旨惶恐
焦急敬瀝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 召見命閱 御製望雨省愆
詩畢臣隨赴軍機處 衆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慚悚跼蹐不安

茲因順天府所屬缺雨以致我皇上引咎自責宵肝憂勤天時稍釋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復諭及癸酉九月之變誡如聖諭旱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吉掞僅知趨走爲勤寔有庶得之愆若徒以虛言塞責不惟辜恩負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皇上於未平詣盛京恭謁列祖陵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關因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惟今憂亢旱尤甚上天貽示獨在三輔之遥臣愚以爲皇上展敬之誠已荷列祖列宗在天貽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旗民頗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

聞由新疆曾經恭摺奏請 皇上 詣盛京荷蒙 諭允自去年

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付 天顏屢蒙 諭及二十三年恭謁 祖

宗陵寢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晨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典今

乃三輔旱象已成或係 祖 宗眷佑昭示景象暫停舉行以為

蘇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

乞 睿鑒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奏

詩文澁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頡頏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澀句以矜其博

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納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

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實難舒暢也法公為之大笑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褂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　花樣康熙曹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同又有暗紋蟒服如官制蟒袍而却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同容線縫紉行列如繪為之寬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地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歸喜其

便捷各得勝褂今無論男女燕居皆著之美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褻服初尚白色近日尚五色又有油綠色　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緑袍之義　純皇帝惡其黯然近青色集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緑衣遝門　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收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為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皆一時所尚之不同也

定例　坤寧宮祭　神胙肉皆　賜侍衛分食以代朝餐蓋古散福之意有貴臣領侍衛者因訓其屬曰居家以儉為安君等朝餐既食胙肉歸家慎勿奢華晚間惟以糟魚醬鴨啖粥可也某侍衛應曰侍衛家貧不能購此珍物某公仍語塞其生長富貴不知閭巷之艱難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詢非虛也又識同族少年曰在外慎勿胡亂行走少年性黠因故為不解狀某公赧顏良久曰所謂嫖妓者是矣少年曰我輩外間皆名宿娼也一堂鬨然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叅政為首揆公於乾隆丙子丁

丑間即從征西域久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二十餘年視公猶為後進年已大耋乃登臺席自謂瀕釣璜之後實為再見信異乎人瑞也按宋喬行簡亦六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稱也

安三

明太傅擅權時其僕名安闒最為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瀕葛山之風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鹺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與州牧不肖宗室至有與其連姻眷者亦數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邱福之

徒非不與尸殉死不為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　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寶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頹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衛圍悉會師於英諾可也因躍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寧亦世代擁旄者言對敵如角牴然稍覺勢異即放身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邲鄢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　與楊存中舍　守江之論相似龍親身　歷者必以其言為儒矣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天保諫立東宮事余已載之矣近於崇效寺觀拙菴和尚紅杏圖小照康熙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率皆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也因忽忽閱看未得抄錄其詩心殊覺悵惘也

諡諫

聖祖既廢理邸揆敘王鴻緒恐其復立貽禍因造諸蜚語以間
仁皇帝怒欲置王於重典眾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
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 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頒諭旨公先日燕見日閒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

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　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　神武門豐偉如故　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何况暗昧事哉　上首肯其言立罷其詔云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時以取燕為急務也雍正中嘗與準夷搆兵里巷鄙自矜代者必日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蓋謂策旺拉布坦也余少時聞老嫗婦猶言及之可見準夷鴟張一時非　純皇帝之神武安

能剪滅其國夷為郡縣其　威德勝於宋代不啻霄壤之別矣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舟歲以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輩教不通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 長麟 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進士以部曹游至督撫性聰敏歷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時擒獲强暴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察訪民隱每就食於麪館吳人傳為美談撫晉時和相覬覦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造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 陛見至京握手宮門栅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僞務坐逆黨吾與公偕得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僻和相意後因關中事牽連謫戍西域蓋為之報復也 今上親政後 召入歷任閩陝諸制府後以母老入都叅

知政事以目青致仕久之乃卒余嘗與直宿　禁中問其私行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皆所熟識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吳中風俗狙詐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衆也余服其言公亦皙修髯偉貌言語雋雅生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然性好奢華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鐵冶亭冢宰嘗規之公曰吾久歷外任亦知置宅過多但日後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足矣亦善為拒諫也任司寇時比昵某書故治廣厚虞侍郎之獄頗急吳悞判巫蠱事致傷多人頗為人口實云

李賡芸之死

李公麐芝江蘇奉賢人成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為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矜為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為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也公憤然曰芝雖不肖為 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為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 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訐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洋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輈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輈

柏紫處群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

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

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輈以迎合故遣戍黑龍江復

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冤乃白閩中鄉紳復建公祠於省中春秋肸蠁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汪公素聞其廉名公甚折服辛未夏會汪於

靜明園柳蔭下聽其談吐矯飾頗不愜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輕薄又聞王河帥秉韜云長三汪六皆矯名之士未足為貴心嘗疑之後遇牧菴參政于朝悉知其人于汪公

冷有所惑不意終身之名敗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爾喀時有刑部郎中某以薦擢 召見
上問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外間聲名如何某應聲曰外間咸服二人將畧比古羅成敬德也 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悔之告於人曰老夫以某相貌豐偉故登薦牘孰意為熟諳小說人也人傳為笑柄云

阿爾稗畫

舒穆祿武勲王之姪都統公譚泰以武勇開大兵下江南時曾射

江寧太平門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後生事誅其孫少冢宰公阿爾稗劾青溧陽相公家精於會事蓋謂公與陳相比昵故也曾以畫虎著名賞鑒家寶之以比僧繇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濼陽消夏錄中今於秀峰主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翮鋒稜有風雲扶搏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駝御史

憲皇帝時求諫甚切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並加罷斥有滿洲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顛越　上斥其官時傳以為笑柄為之煤駝御史云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別裁集進呈　御覽　純皇帝以其去取紕繆令　內廷詞臣更爲刪定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閨秀筆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也當其時海隅未一不防屬詞憤激歸愚選入已爲失於檢閱而　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爲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舒穆祿少宰　阿爾泰爲元人蓋野鴻未登朝籍故引證或有所錯悞而詞臣輩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吳制府

吳公達善任楚督時擒捕江洋大盜甚夥已載之前卷矣近聞其鄉人言有童子竊葱數莖為肆人告發公即請　王命誅之人皆以為過當公曰數歲童子即兇殘若是俟其成立為大盜無疑義矣其嗜殺也如此又聞其父為西安駐防家甚富嘗牟利於主算者主算者算盡錙銖其父猶以為未足主算者艴然曰然則一本萬利莫讀書若也其父恍然悟服因延名師督課嚴肅故公昆仲皆以科第起家至今為巨族云

胡合菴

胡合菴太宰任楚撫時有下僚進謁以事為公訓責下僚請罪自稱糊塗該死者再公以其犯嫌名因曰糊塗又復無禮此所以宜責也其人始悟人傳為笑柄云

晝晦

戊寅春雨澤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和熱甚著單衫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沙霾晴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燭始能辨物至適時頃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開市壓車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佝僂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

者一時傳為談柄云

孫文正取四域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域頗多偉績以為誌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 文皇帝雖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圖雄勇公賴圖果毅公爾格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烏合之兵力攖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蘄王大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無不及者明莊烈帝乃視為 常僅廕一錦衣指揮其後因度河之役力加罷斥

真賞不酬功矣然則亡國非不幸也

法時帆讌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剿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為談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其載回札因

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其　大聖人之所用心初不分町畦也當開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提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創景之初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備至遼初給事於建州頗勤儉有勇力　高皇帝賞識拔為侍衛覺羅龍某叛時陰衣懷刀入　高皇帳公覺以手格之四季皆落卒衛　上以出後

猶能執銳禦敵　高皇帝嘉之倚如左右手卒於起義之前故不
得預五大臣之列令其裔隸內府開光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
公作行狀　書鐫以行世惜未覩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悞

國朝定制凡　御前朝夕侍側者名　御前侍衛其次曰　乾清
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統名領
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榜皆書
御前侍衛相沿成習貿為借妄余為散秩大臣時曾屢侍衛處王
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及更正不知貿

為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麟神道碑亦悞書為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据少家乃亦未諳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暱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末二公乃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災咎亦有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語雖同持重幾悞國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鄉公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劾劉正宗陳三

遴諸閣臣為　章皇帝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為預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粵地方遥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荊襄為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遥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道可方水陸之道之語尤為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初政時擢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儀親王尹文端公黃文襄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

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甍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
預識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吴春麓侍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
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反勝黔省名將多矣時黔省為張
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泰為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省諸制
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楞為果毅公裔性剛毅頗為僚屬所忌然
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侍 孝聖憲皇后醫葯
為 純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制
府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公德清貞剛介素談程朱之學為徐文
定楊文定二公所賞識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

愢公下車時立更其制歡聲遍野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楨幹之選不負　上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之下人品醕正可繼美商周者惟東漢及元初而已卻特氏起自沙漠一時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劉太保秉中之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弟兄之忠鯁史丞相天澤伯右相顏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恒阿太尉朮之勇畧率皆拔出一時者較諸寇鄧房杜功業相似而醕茂過之豈趙中令曹武惠所能企

及蕭曹除常輩之機詐齷齪者更無論矣其後漸染澆俗尊用國人致使至元仁政頹敗而喪亡隨之亦自貽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直諫　上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　上喜吟詩公亦諫恐以摛翰有妨政治　上韙其言見　御製詩注中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代之政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備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攷滿洲跳神儀書前奏矣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爲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爲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與今滿洲所祀者殊多相祀然則跳神之禮儀寔沿古明堂之舊制益有徵矣

自鳴鐘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制造奇袤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爲玩具　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

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關鑐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釐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賴玆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踳駁多所遺落致有速不台一人二傳之悞見譏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爲能羼亂至是哉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書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邛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攖君慨然曰目覩鄰里受害而不爲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糒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邛甲潛逃隱恨次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褒王保保語邛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工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桔踰垣出中某

上舍家之已走滇南會吳逆叛偽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會大任屢冠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悦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説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爲之奬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即肆意辱詈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逮夫大業既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優有見於今也韓爲之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决君復進曰今　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

睫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王
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　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
已迯諸賊數今得返歸鄉里復為　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
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雉髮為僧居杭州
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奮威

惠定宇精華注載王奮威進寶之下保甯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
曰何不射我賊衆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關延入井里不驚
曰此仁義將軍也近閱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宮賊亦引弓不射

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古今名將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有旬日月繞山迴行為其峯影所蔽遂分晝夜其言與歎羅巴之術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分地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徵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文盛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闍黎輩剿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𤣱言今日之翻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國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典轉微妙處終有一間未達者真有識之

言也

和相後裔

和致齋當權時赫奕一時其賜死後門楣衰替其子豐紳殷德號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當　和孝公主初　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余每嬉侮之卒以是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喜堪輿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以抑鬱故領醇酒近婦人卒以勞瘵終去其弟沒未數年也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言以海運為必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瑄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以當復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刖治軍律以刖治盜以劓治貪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舲司寇辯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刖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刖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湯義仍製曲

湯若士四夢其詞儁秀曲雅久已膾炙人口矣近讀唐書始知明皇東巡陝州守進百寶牙盤及絲舫獻仗乃韋堅事皆載在正史若士取材於茲託為盧生夢中事蹟以真為幻亦可喜也

以羊運粮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背粮餉以久戰荒徼艱於轉運公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賊人遁路既遼遠僉患乏食之虞完顏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襄從其言遂擒賊首固

先有行之者矣